南齊書

二

列傳第二十一

臣蕭子顯撰

武十七王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陽王子

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好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十二十五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建武中繼衡陽元王後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初沈攸之難隨世祖在盆城板寧朔將軍仍爲宋邵陵王左軍行參軍轉主簿安南記室參軍邵陵王友王名友不廢此官遷安南長史昇明三年

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宋世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太祖踐阼子良陳之曰前臺使督逋切調恒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疎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勲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後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鈇䥧徵具顧眄左右叱咤自專擿宗斷族排輕斥運脅遏津埭恐喝傳郵破崗水逆商

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已船浙江風猛公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蹴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彊寺却攝群曹開亭正榜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為千或誑應質作尚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漿値今夕酒諧肉

飫即許附申　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徙不入恩
科筐貢徵闕總撻肆情風壓毀謗隨忿而發及
其秅蒜轉積鵝栗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
貿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刺言臺推信在
所如聞須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徙近歲愚
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緘州郡則指賜勑遥
外鎮守明下條源既各奉別旨人競自釐雖徙
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徒相疑債反更淹懈凡
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闇緩貽譽少爲欺猾入

罪若類以守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
綱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
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
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役
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
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
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息
船優役寔為不少兼折蘞減竊遠近輭安封閈
喜縣公邑千五百戶子良敦義愛古郡民朱百

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民給其薪
蘇郡閤下有虞飜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
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
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推約服翫果
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簟而已建元二年穆妃
薨去官仍爲征虜將軍丹陽尹開私倉賑屬縣
貧民明年上表曰京尹雖居都邑而境壤兼跨
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縈原抱隰其處甚多舊遏
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啓遣

五官殷瀰典籤劉僧瑗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陽永世等四縣觧并村耆辭列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脩治塘遏可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會遷官事寢是年始制東宮官僚以下官敬子良世祖即位封竟陵郡王邑二千户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将軍南徐州刺史永明元年徙爲侍中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将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給油絡車明

年入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侍中如故鎮西州三年給鼓吹一部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録是時上新親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爲汙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既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褫氣夫國資於

民民資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爲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徵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騁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咎之以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

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飢當加優養愚謂
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
存精密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
謬耳目有限群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
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圄恩文累墜今
科網嚴重稱為峻察負罪離諐充積牢戶
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
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為殷廣雖役
未及民勤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由於此皇明載遠書

執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
譬以今比古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
救其危存其命哉湘區奧密蠻寇熾彊如聞
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
淫邊虞方重交州夐絕一垂寔惟荒服恃遠
後賓固亦恒事自青德啓運款關受職置之度
外不足紆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
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
以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

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
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
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勞劉楷見甲以
助湘中威力既舉蟻寇自服詔折租布二分取錢
子良又啓曰臣一月入朝六登玫陛廣殿稠人裁奉
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比天旹亟見地孽
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噂沓穀價雖和比室飢嗛
縑纊雖賤駢門躶質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
奧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貧空不自出宜在蠲優

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裒克團桑品屋以
准貲課致令斬樹發屋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
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
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
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
避傜役生育弗起殆爲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
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
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
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

地棰革相繼尋完者爲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縱令小民毋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八屬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寔是煩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兖豫二蕃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宻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凉暑扶淮聚落靡有生向俱禀人靈獨絶溫飽而賦斂多少

尚均沃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
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並條其重貲許以
賈衒前人增估求俠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
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脣齒愚野未閑必
加陵誑罪無大小橫没貲載凡求試穀帛類非
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畫一在
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僁言最合從
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
立理之本尚書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

先諮於都都既下意然後付郎謹寫関行愚謂
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軍屢駕寄名軍牒
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資奉穀積廣越邦宰梁
益郡邑參差調補寔充事機且此徒冗雜罕遵
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太半
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劒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
雞籠山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
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語佛法造經唄新聲
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世祖好射雉子良諫曰

鑾輦亟動天蹕屢巡陵犯風烟驅馳野澤萬乘
至重一羽甚微從甚微之懽忽至重之誡頃郊
郛以外科禁嚴重匪直芻牧事罷遂乃窀掩殆
廢且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噂議
棄民從欲理未可安曩時巡幸必盡威防領軍
景先詹事赤斧堅甲利兵左右屯衛令馳鶩外
野交侍蹕閣晨出晚還遂頻遺清道此實愚臣最
所震迫狡虜玩威甫獲款關二漢全富猶加曲
侍如聞使臣頻亦怨望前會東宮遂形言色昔

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纘銜使始登朝殿今旣
反命宜賜優禮伏謂中堂雲構實惟峻絶檐陛
深嚴事隔凉暑而別爲一室如或有疑邊帶廣
途訛言孔熾毀立之易過於轉圓若依舊制通
敞實允觀聽頃市司驅扇租估過刻吹毛求瑕
廉察相繼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愚謂宜勑有司
更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未相及以管窺天猶
知失得廊廟之士豈闇是非未聞一人開一說爲
陛下憂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臣若不啓陛

下於何聞之先是六年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世祖爲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射雉子良諫曰忽聞外議伏承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事不必然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故所以傾金寶於禪靈仁愛廣洽得使禽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慶民懽乃以翱翔治樂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故禮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且萬乘之尊降同匹夫之樂夭殺無

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不殺壽命得長施物安
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苦臣見功德有
此果報所以日夜劬懃屬身奉法實願聖躬康
御若此每至寢夢脫有異見不覺身心立就燋
爛陛下常日捨財脩福臣私心顒顒尚恨其少
豈可令日見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臣此啓
聞私心實切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照
臣此誠曲垂三思况此嬉遊之間非關當否而
動輙傷生實可深愼臣聞子孝奉君臣忠事主

莫不靈祇通感徵祥證登臣近叚仰啓賜希受戒天心洞遠誠未達勝善之途而聖恩遲疑尚未垂履曲降尊極豈可令月復隨此事臣不隱心即實上啓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勸人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尋代王儉領國子祭酒辭不拜八年給三望車九年京邑大水吳興偏劇

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解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尋爲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世祖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世祖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户前誦經世祖爲感夢見優曇鉢華子良按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華插御床四角日夜在殿内太孫間

日入參承世祖㬥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
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
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高宗知尚書事
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推高宗詔云事無大
小悉與諱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
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旣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
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
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防之成服
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

傳增班劒爲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賛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萬數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時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有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温明秘器斂以衮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曰褒崇明德前王令典追遠尊親沿情所隆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

竟陵王新除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鑒淵邈道
冠民宗具瞻允集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
契協升景業燮曜台陛五教克宣敷奏端朝百
揆惟穆寄重先顧任均負圖諒以齊暉二南同
規往哲方憑保祐永翼雍熙天不憖遺奄焉薨
逝哀慕抽割震于厥心令龜謀襲吉先遠戒期
宜崇嘉制式引風烈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
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綟綬備
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

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
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
孚故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
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硎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
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兹地既薨遂葬焉所
著内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建
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子
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汎涉有父風永明八年自竟陵王

世子爲寧朔將軍會稽太守鬱林初爲右衛將軍未拜遷侍中領右軍將軍建武三年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常以封境邊虜建元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高宗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等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勑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太醫煮藥都水辦數十具棺材須三更當悉殺之子恪奔歸二更達

建陽門刺啓時刻已至而帝眠不起中書舍人
沈徽孚與帝所親左右單景雋共謀少留其事
須臾帝覺景雋啓子恪已至驚問曰未邪
景雋具以事荅明日悉遣王侯還第建武以來
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
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胄懲往時之懼與弟
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
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事敗昭胄兄弟首
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爲身

討子良故防閤桑偃爲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法須昏人出寅等便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又許諾會東昏新起芳樂苑月許日不復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爲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

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䐝中得其
事迹昭胄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昭穎官至寧朔
將軍彭城太守梁王定京邑追贈昭胄散騎常
侍撫軍將軍昭穎黃門郎梁受禪降封昭胄
子周監利侯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世祖第三子也建元元年
封臨汝縣公千五百戶兄弟四人同封世祖即位
爲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
軍郢州刺史永明元年徙都督荆湘益寧梁南

北秦七州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如故始興王鑑爲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上勑之曰吾前後有勑非復一兩過道諸王不得作乖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勑邪忽作瑇瑁乗具何意已成不須壞可速送下純銀乗具乃復可爾何以作鐙亦是銀可即壞之忽用金薄裹箭脚何意亦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吾知復專輙作者後有所聞當復得痛杖又曰汝比在都讀學不就年轉成長吾日

冀汝美勿得敕如風過耳使吾失氣五年入為
侍中撫軍將軍未拜仍為中護軍侍中如故六
年遷秘書監領右衛將軍尋遷中軍將軍侍中
並如故十年進號車騎將軍俄遷使持節都督
南豫司三州軍事驃騎將軍南豫州刺史侍中
如故子卿之鎮道中戲部伍為水軍上聞之大
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至崩
不與相見鬱林即位復為侍中驃騎將軍隆昌
元年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

鏘見害以子卿代爲司徒領兵置佐寻復見殺
時年二十七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世祖第四子也豫章王嶷
無子養子響後有子表留爲嫡世祖即位爲輔
國將軍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見諸王不致敬
子響勇力絶人關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怗騎
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旣出繼車服異諸王每
入朝輒忿怒拳打車壁世祖知之令車服與皇
子同永明三年遷右衛將軍仍出爲使持節都

督豫州郢州之西陽汝南二郡軍事冠軍將軍
豫州刺史明年進號右將軍進南豫州之歷陽
淮南潁川汝陽四郡入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
六年有司奏子響體自聖明出繼宗國大司馬
臣嶷昔未有胤所以因心鞠養陛下弘天倫之
愛臣嶷深循子之恩遂乃繼體扶疏世祚垂改
茅蔣菴蔚家嗣莫移誠欣惇睦之風實虧立嫡
之教臣等參議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還
中護軍常侍如故尋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

七年遷使持節都督荆湘雍梁寧南北秦七州軍事鎮軍將軍荆州刺史子響少好武在西豫時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至鎮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內人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勑精檢寅等懼欲秘之子響聞臺使至不見勑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脩之王賢宗魏景淵於琴臺下詰問之寅等無言脩之曰既以降

勑旨政應方便答蹇景淵曰故應先掄校子響大怒執寅等於後堂殺之以啓無江愈名欲釋之而用命者已加戮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齊仗數百人掄捕羣小勑子響若束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遣傳詔石伯兒入城慰勞子響曰我不作賊長史等見負今政當受殺人罪耳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而諧之等疑畏執録其吏子響怒遣所養數十人收集府

州器仗令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克明旦與臺軍
對陣南岸子響自與百餘人袍騎將萬鈞弩三
四張宿江堤上明日凶黨與臺軍戰子響於堤
上放弩士命王充天等蒙楯陵城臺軍大敗尹
略死之宮軍引退上又遣丹陽尹蕭諱領兵繼
至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降賜死
時年二十二臨死啓上曰劉寅等入齋檢仗具
如前啓臣罪既山海分甘斧鉞奉勑遣胡諧之
茹法亮賜重勞其等至竟無宣旨便建旗入津

對城南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喚法亮渡乞
白服相見其永不肯羣小懼怖遂致攻戰此臣之
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〻希還天闕停
宅一月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免
逆父之謗既不遂心令便命盡臨啓哽塞知復
何陳有司奏絕子響屬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
獄治罪賜爲蛸氏諸所連坐別下考論賜劉寅
侍中席恭穆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江愈殷雲粲
黃門郎周彥驍騎將軍寅字景栽高平人

也有文義而學不閑世務席恭穆安定焉氏人
闞壠豪族上憐子響死後遊華林園見猿對
跳子鳴嘯上留目久之因嗚咽流涕豫章王嶷
上表曰臣聞將而必戮參炳自春秋罄于甸人著於
經禮猶懷不忍之言尚有如倫之痛豈不事
因法往情以恩留故庶人蛸子響識懷靡樹見
淪不逞肆憒一朝取陷凶德遂使迹隣非孝事
近無君身膏草野未云塞釁但報矢倒戈歸
罪司戮參即理原心亦旣迷而知返釁骨不收辜

寃莫赦撫事惟往哉傷心目昔閔欒伏庾儈
動墳園思荆就辟側懷丘墓皆兩臣釁結於
明時一王議加於盛世積　周之爲羨歷史不
以去非伏願一下天矜爰詔蛸氏使得安兆末
郊旋窆之餘麓微列萆輤之容薄申封樹之
禮豈伊窮骸被德賁且天下歸仁臣屬忝
皇枝偏留友睦以臣繼別未安子響言承出
命提攜鞠養俯見成人雖輟胤蕃條歸體琁
萼循執之念不移傅訓之憐何已敢冒宸嚴

布此悲乞上不許先是貶爲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世祖第五子也初封應城
縣公永明二年出爲持節監南兗兗徐青冀五
州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四年進號右軍明年
徙都督荆湘梁雍南北秦六州軍事平西將軍
荆州刺史持節如故尋進號安西將軍七年徵
侍中護軍將軍十年轉散騎常侍撫軍將軍
丹陽尹十一年進車騎將軍尋給鼓吹一部隆昌
元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征

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高宗除
諸蕃王遣中護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
敬時年二十三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世祖第七子也初封江陵
公永明三年爲持節都督南豫豫司三州南中郎
將南豫州刺史魚復侯子響見爲豫州子懋解
督四年進號征虜將軍南豫新置力役寡少加子
懋領宣城太守明年爲監南兗兗徐青冀五
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六年徙

監湘州平南將軍湘州刺史明年加持節都督
八年進號鎮南將軍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
世祖嘉之勑付秘閣九年親府州事十年入爲
侍中領右衛將軍十一年遷散騎常侍中書監
未拜仍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
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征北將軍雍州刺史
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
望許得奏之鬱林即位即本號爲大將軍子懋
見幼主新立密懷自全之計令作部造器仗陳顯

達時爲征虜屯襄陽欲脅取以爲將帥顯達密啓高宗徵顯達還隆昌元年遷子懋爲都督江州刺史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顯達入朝子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猶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勑旨其事不輕且此間人亦難可收用子懋默然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

王見殺欲起兵赴難毋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　其兄于瑤之爲計瑤之馳告高宗於是纂嚴遣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州行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盆城叔業泝流下上至夜回下襲盆城城局參軍樂賁開門納之子懋率府州兵力先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盆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踊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

作散官不失富貴也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
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
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
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
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入齋子懋罵
曰小人何忍行此事琳之以袖鄣面使人害之
時年二十三初子懋鎮雍世祖勑以邊略曰吾
比連得諸處啓所說不異虜必無敢送死理然
爲其備不可暫懈今秋犬羊輩越逸者甚衆

滅之徵吾兄今亦行密纂集須有分明指的便當
有大處分今普勑鎮守並部偶民丁有事即使
應接運已勑更遣想行有至者汝共諸人量
覓可使人數往南門舞陰諸要處參覘糧食
最爲根本更不憂人伏常行視驛亭馬不可
有廢闕并約語諸州當其堺皆爾不如法即問
事又曰吾勑荆郢二鎮各作五千人陣本擬應
接彼耳賊若送死者更即呼取之已勑子眞魚
繼宗殷公慭至鎮可以公慭爲城主三千人配

之便足汝可好以階級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階及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爲根本可常憶之汝所啓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吾自當優量覔送先是啓求所好書上又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爲深欣也賜子懋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世祖第八子也有文才初封枝江公永明三年爲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明年遷江州刺史未拜唐寓之賊平

遷爲持節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東
中郎將會稽太守遷長兼中書令子隆娶尚書
令王儉女爲妃上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
東阿也儉曰東阿重出實爲皇家藩屏未及拜
仍遷中護軍轉侍中左衛將軍八年代魚復侯
子響爲使持節都督荊雍梁寧南北秦六州鎮
西將軍荊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其年始興王鑑
罷益州進號督益州九年親府州事十一年
晉安王子懋爲雍州子隆復解督雍林立進

號征西將軍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服蘆茹丸以自銷損高宗輔政謀害諸王世祖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見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眞字雲仙世祖第九子也永明四年爲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持節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領宣城太守進號南中郎將六年以府州稍實表

解領郡七年進號右將軍遷丹陽尹將軍如故轉
左衛將軍七年遷中護軍仍出爲持節都督郢
司二州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鬱林立進號
安西將軍隆昌元年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
延興元年轉鎮軍將軍領兵置佐常侍如故其
年見殺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世祖第十子也永明元年
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六年爲持節
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冠軍將軍南兗

州刺史八年進號征虜將軍十年進左將軍仍
爲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
稽太守將軍如故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
嗟嘆之鬱林初進號平東將軍隆昌元年爲右
將軍中書令延興元年遷侍中領驍騎將軍右
軍如故建武元年轉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
誅蕭諶誣子明及弟子罕子貞與諶同謀見
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世祖第十一子也永明六

年爲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上初以日
下地帶江山徙琅邪郡自金城治之子罕始鎮
此城十年爲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
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鬱林即位進號
後將軍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建
武元年轉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世祖第十三子也永明七
年爲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南中郎將南
豫州刺史十年遷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刺史二

郡太守欝林即位以爲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
與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隆昌
元年遷散騎常侍左將軍延興元年遣中書舍
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正衣冠出受詔曰鳥之
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先朝昔滅
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
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法亮不敢答而退年十六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世祖第十四子也永明十
年爲東中郎將吳郡太守欝林即位進號征

虜將軍還爲後將軍建武二年見誅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世祖第十六子也永明七年封高宗誅世祖諸子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後世呼爲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嘆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高宗輒先燒香火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相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世祖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世祖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蜀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世祖第十九子也母荀氏盛寵子琳鍾愛永明七年封宣城王明年上改南康公褚蓁以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世祖第二十一子也母謝氏無寵世祖度爲尼高宗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世祖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史臣曰民之勞逸隨所遭遇習以成性有識斯同帝王子弟生長尊手薪禽之道未知富厚之

圖已極髫年稚齒養器深宮習趨拜之儀受
文句之學坐躡搢紳傍絶交友情僞之事不經
耳目憂懼之道未涉留衿雖卓爾天悟自得懷
抱孤寡爲識所隔猶多朝出閨闈暮司方岳帝
子臨州親民尚小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驕剪
逸積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捶貽慮故輔以上佐簡
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
行飲食遊居動應聞啓端拱守禄遵承法度
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

財苟利之義未申專違之咎已及處地雖重行

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艱難總

集望其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温舒言秦有十

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弊也

贊曰武十七王文宣令望愛才悅古仁信温良

宗英是寄遺惠未忘廬陵犯色安陸括囊晉

安早悟隨郡雕章建賀湘海二陵二陽幼蕃

盛寵南郡南康

列傳第二十一　　南齊書四十

列傳第二十二　　南齊書四十一

臣蕭子顯撰

張融

周顒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祖禕晉琅邪王國郎中令父暢宋會稽太守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融曰此旣異物以奉異人宋孝武聞融有早譽解褐爲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儭錢帛融獨儭

百錢帝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爲封溪令從
叔永出後諸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
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廣越嶂嶮獠賊執融
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
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賦曰蓋言之
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寅內敷情敷外寅者言
之業也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行闕入浪宿諸
經波傳懷樹觀長滿朝夕東西無里南北如天
反覆懸烏表重裏蒐色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

之壯也故古人以之頌其所見吾問翰而賦之

焉當其濟與絶感豈覺人在我外木生之作君

自君矣分渾始地判氣初天作成萬物爲山爲

川揔川振會導海飛門爾其海之狀也之相也

則窮區浸渚萬里藏岸控會河濟朝揔江漢

回混浩潰巔倒發濤浮天振遠灌日飛高擬

撞麤江則八紘摧隤鼓怒則九紐折裂擓於活長風

以舉波瀄音郭天地而爲勢⿰氵盩音盩澤于及渻音省洽音合

來往相拏麤合汩子突湥音突⿰氵尉於㴋渤窣紆狀石成窟西

衝虞淵之曲東振湯谷之阿若木於是乎倒覆
折扶桑而爲渣(在牙)濩濼(音藥)㵍(音門)渾涫(於官)洏(於和)碨
(於磊)雍渤(非勃)淬(音卒)淪(音崙)澊(音尊)灡淺龍從(子拱)湍轉
則日月似驚浪動而星河如覆既烈太山與崑
崙相壓而共潰又盛雷車震漢破天以折轂淃
(於負)漣涴(於卯)瀨(於嬾)輾轉縱橫揚珠起玉流鏡飛明
是其回堆曲浦欹關弱渚之形勢也沙嶼相接
洲島相連東西南北如滿于天梁禽楚獸胡木漢
草之所生焉長風動路深雲暗道之所經焉苕

若蔕蔕宵翳翳晨烏宿音秀於東隅落河浪

其西界茫沆于剛汴無河　汩于突硯于磊漫無官桓

旁踞委岳横竦危巒重彰岌岌攢嶺聚立

嵂呂兀礧音壘崊呂今嶔欽　架石相陰蔭隤徒罪陁陁

横出旁入嵬嵬支罪磊磊若相追而下及峯勢縱

横岫形參錯或如前而未進乍非遷而已却天

抗暉於東曲日倒麗於西阿嶺集雪以懷鏡

巖照春而自華江洚許江洦洦許百漈子昌巖拍芬百嶺

觸山礫石汙㵶于各[illegible]音寒況于朗碨於磊泱於朗渨[illegible]音阿流

祡礋五感反峗五盧頓浪低波砮苦降硣苦交硥苦江折

嶺挫峯窂浪硠音郎拉朋山相硆苦合萬里藹藹

極路天外電戰雷奔倒地相礚鬬門象逸魚路

鯨奔水遽龍魄陸振虎兎却聸無後向望行

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若乃山橫蹴浪風倒摧

波磊若驚山嵑嶺以竦石鬱若飛煙奔雲以

振霞連瑤光而交綵接玉繩以通華爾平夜

滿深霧晝密長雲高河滅景萬里無文山門

幽暖岫户盈葐九天相掩玉地交氛汪汪橫橫音皇

沆沆〈干剛〉浩浩〈音害〉淬〈麤貴〉潰大人之表泱〈於朗〉蕩君子之外風沫相排日閇雲開浪散波合岳起山隤若乃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爾其奇名出録詭物無書高岸乳鳥横門産魚則何儸〈音羅〉鱅〈音容〉鮨〈音詣〉鯡〈音非〉魜〈音人〉鰊〈音果〉鮹〈音滑〉哄日吐霞呑河漱月氣開地震聲動天發噴灑嶬〈於月〉噫〈於戒〉流雨而揚雲喬髗壯脊架岳而飛墳蜓〈音挺〉動崩五山之勢瞷〈矣簡〉睔〈矣舷〉煥七曜之文蟕蠵瑁蚌綺貝繡螺玄珠互綵緑紫相華遊風秋瀨

泳景發春伏鱗清綵昇魪洗文若乃春代秋
緒歲去　歸禾風麗景晴雲積暉起龍塗
於靈步翔螭道之神飛浮微雲之如曹落輕
雨之依依觸巧塗而𥗬紺去遠抵欒木以激揚浪
相礴傍各而起千狀波獨湧乎驚萬容蘋藻留映
荷芰提陰扶容曼綵秀遠華深明藕移玉
清蓮代金耶芬芳於遥渚汎灼爍於長潯浮
艫雜軸遊舶交艘　軒帳席方遠連高入驚
波而箭絕振排天之雄飆越湯谷以逐景渡

虞淵以追月徧萬里而無時浹天地於揮忽雕
隼飛而未半鯤龍趠貪教而不逮舟人未及復其
喘已周流宇宙之外矣陰鳥陽禽春毛秋羽遠
翅風遊高翮雲舉翔歸棲去連陰日路瀰漲波
渚陶玄浴素長紘而斷平表九絶雉翥成霞
鴻飛起雪合聲鳴侶並翰翻羣飛關溢繡流
浦照文爾夫人微亮氣小白如淋涼空澄遠增漢
無陰照天容於鮷 鏡河色於魦潯括蓋餘以
進廣浸夏洲以洞深形每驚而義維靜跡有事

而道無心於是乎山海藏陰雲塵入岫天英偏華日色盈秀則若士神中琴高道外袖輕羽以衣風逸玄裾於雲帶筵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曬蓬萊之靈岫望方壺之妙闕樹遏日以飛柯嶺回峯以蹴月空居無俗素館何塵谷門風道林路雲具若乃幽崖陒夾於陿夾倉隈隩之窮駿波虎浪之氣激勢之所不攻有舟有木爲灌爲叢絡緑網雜結葉相籠通雲交拂連韻共風蕩洲礉去角岸而千里若崩衝崖沃島其萬國如戰

振駭氣以擺雷飛雄光以倒電若夫增雲不氣
流風斂聲瀾文復動波色還驚明月何遠沙裏
分星至其積珍全遠架寶諭深瓊池玉壑珠
岫珂岑合日開夜舒月解陰珊瑚開繢瑠璃映
華丹文鏡色雜照冰霞洪洪潰潰浴千日月淹
漢星墟滲河天界風何本而自生雲無從而空
滅　麗色以拂烟鎖懸暉以照雪爾乃方負去
我混然落情氣暄而濁化靜自清心無終故不
滯志不聚而無成既覆舟而載舟固以死而以生弘弱

狗於人獸導至本以充形雖萬物之日用諒何
緯其何經道湛天初機茂形外亡有所以而有
非膠有於生末亡無所以而無信無心以入太
不動動是使山岳相崩不聲聲故能天地交泰
行藏虛於用舍應感亮於圓會仁者見之謂之
仁達者見之謂之達咶者幾於上善吾信哉其
爲大矣融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還京師以
示鎭國將軍顧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
但悵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之曰漉沙構白熬

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
凱之與融兄有恩好凱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
與交阯太守卞展有舊展於嶺南爲人所殺融
挺身奔赴舉秀才對策中第爲尚書殿中郎不
就爲儀曹郎泰始五年明帝取荆郢湘雍四州
射手叛者斬亡身及家長者家口没奚官元徽
初郢州射手有叛者融議家人家長罪所不及
亡身刑五年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
道鞭杖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

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爲左丞孫緬所奏免官
尋復位攝祠部二曹領事劉勔戰死祠曹議
上應哭勔不融議宜哭於是始舉哀倉曹又以
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爲可開不融議不宜拘束
小忌尋兼掌正厨融見宰殺回車徑去自
表解職爲安成王撫軍倉曹參軍轉南陽
王友融父暢先爲丞相長史義宣事難暢
爲王玄謨所録將殺之玄謨子瞻爲南陽
王前軍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願

祿初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稱幼學早
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
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
榛栗棗脩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
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
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
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
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王
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

賤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
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
豈能山海陋祿甲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
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辟
太祖太傅掾歷驃騎豫章王司空諮議參軍遷
中書郎非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許融風止詭
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
例同行常稽遲不進太祖素奇愛融爲太尉時
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

二即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
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
謂雖故乃勝新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
并履一量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
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外望澄
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爲
異如此又爲長沙王鎭軍竟陵王征北諮議並
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揔明觀講勑
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難問既畢

乃長嘆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尋復融形貌短醜精神清澈王敬則見融革帶垂寬殆將至髂謂之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融假東出世祖問融住在何處融荅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牵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虜中聞融名上使融接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之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嚬蹙久之曰先君

不幸名達六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
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白終不言方搖食貪
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八年朝臣
賀衆端公事融扶入拜起復爲有司所奏見原
遷司徒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曁令坐罪
當死欣時父興世宋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
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
卒融著高履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
乞代欣時死子良荅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

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
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
甚謹宋丞相起事父暢以不同將見殺司馬竺
超民諫免之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
緣竺司馬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弟後超民孫
微冬月遭毋喪居貧融往弔之悉脱衣以爲贈
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嶷言陵王子
良薨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
年五十四遺令建白旌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

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
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
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又曰以吾
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
閨閤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
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問律自序曰吾文章之
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忍不可使耳爲
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常體爲常政當使
常有其體丈夫當删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

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
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凉而錯
寒暑綜哀樂而横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
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
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
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兼我顛沛
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
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釣聲同
利舉價如高僻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

言多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
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銅
爲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當振綱也臨卒又
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父音情婉在
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音吾文體英絕變而屢
奇既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
蓋不隤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
號哭而看之融自名集爲玉海司徒褚淵問玉
海名融答玉以比德海崇上善文集數十卷行

於世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
周顒字彥倫汝南安城人晉左光禄大夫顗七
世孫也祖虎頭員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顒少爲
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
開賞異顒携入蜀爲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
縣令轉惠開輔國府參軍將軍令如故仍爲府
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後每致諫惠開不悦荅
顒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惠
開還都宋明帝頗好言理以顒有辭義引入殿

內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顥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轉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元徽初出爲剡令有恩惠百姓思遠還歷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參軍太祖輔政引接顥顥善尺牘沈攸之送絕交書太祖口授令顥裁答轉齊臺殿中郎建元初爲長沙王參軍後軍參軍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顥言之於太守聞喜公子良曰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祗應轉竭蹙迫驅催莫安

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瀆爾亦有
摧臂斮手苟自殘落販傭貼子權赴急難每至
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有柤杖被録稽顙階垂
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筯當
書偃筆爲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
就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
餘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躓唯上虞以百戶
一滂大爲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普
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爲功得之何遠還爲

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隨府轉征北文惠在東宮顒還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直侍殿省復見賞遇顒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曰此義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絕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

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
多人過江東略是無一人負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
東西講說謬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録唯有此塗
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
始是眞實行道第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顒於
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
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如故常遊侍東宮
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隷書
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

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而荅
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毎賔友會同顒虛席
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
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
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顒
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
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
末晚菘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
顒卿精進何如何胤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

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
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如
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後何胤言斷
食生猶欲食肉白魚䱇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
食蚶蠣使學生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
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
但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礦殼
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
馨香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

實竟陵王子良見岏議大怒脅兄點亦遁節
清信顒與書勸令菜食曰丈人之所以未極遐蹈
或在不近全菜邪脫灑離析之討鼎俎網罟之
興載策 其來寔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
脩仍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
而勿裁將無崖畔 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己爲懷
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況乃變之大者莫過
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
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永彼就寃

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
跪薄易矜歔彼弱麑顧步宜愍觀其飲啄
飛沈使人物憐悼況可心心撲褫加復恣忍吞
嚼至乃野牧盛羣閉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
枝剥如土委地僉謂常理百為愴息事豈一塗
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　如使此道果然而
形未息則一往一來　一生一死　常事雜報
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尠在家日多吾儕信
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息念丈人於

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晨晃夜纏不能不
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
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
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衆生
之稟此形質以畜肌骨皆由其積壅癡迷沈
流莫反報受穢濁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
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汙腸胃丈人
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顒卒官時會皇儉
講孝經未畢舉曇濟自代學者榮之官爲給

事中

史臣曰弘毅存容至仁表貌汲黯剛贛慈崔琰聲姿然後能不憚雄桀亟成譏犯張融標忠託旨全等塵外吐納風雲不論人物而干君會友敦義納忠誕不越檢常在名教若夫奇偉之稱則虞翻陸績不得獨擅於前也

贊曰思光矯矯萬里一仞[illegible]

擯務在連衡不謀銷印[illegible]

白馬橫擒雲梯獨振

列傳第二十二　　南齊書四十一

張融海賦文多脫誤諸本同

# 列傳第二十三　　南齊書四十二

臣蕭子顯奉勑撰

王晏

蕭諶

蕭坦之

江祏

王晏字士彦琅邪臨沂人也祖弘之通直常侍父普曜祕書監晏宋大明末起家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巴陵王征北板參軍安成王撫軍板

刑獄隨府轉車騎晉熙王燮爲郢州晏爲安西主簿世祖爲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記室諮議沈攸之事難鎮西職僚皆隨世祖鎮盆城上時權勢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事軍旅書翰皆委焉性甚便僻漸見親待乃留爲上征虜撫軍府板諮議領記室從還都遷領軍司馬中軍從事中郎常在上府參議機密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啓晏慮及罪稱疾自踈尋領射聲校尉

不拜世祖即位轉長兼侍中意任如舊永明元年領步兵校尉遷侍中祭酒校尉如故遭母喪起爲輔國將軍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晏勢官多歷通官晏尋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未拜而普曜卒居喪有稱起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濟陽太守未拜遷衛尉將軍如故四年轉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六年轉丹陽尹常侍如故晏位任親重朝夕進見言論朝事自豫章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以接之而晏每以疎漏被上

呵責連稱疾久之上以晏須祿養七年轉爲江
州刺史晏固辭不願出外見許留爲吏部尚書
領太子右衛率終以舊恩見寵時令王儉雖貴
而踈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
官議謚上欲依王導謚爲文獻晏啓上曰導乃
得此謚但宋以來不加素族出謂親人曰平頭
憲事已行矣八年改領右衛將軍陳疾自解上
欲以高祖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啓曰諱清幹
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明年

遷侍中領太子詹事本州中正又以疾辭十年
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中
正如故十一年遷右僕射領太孫右衞率世祖
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令久於其職
鬱林即位轉左僕射中正如故隆昌元年加侍
中高宗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延興元年轉
尚書令加後將軍侍中中正如故封曲江縣侯
邑千戶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與
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

令定何如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劒
二十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加兵百人領太子
少傅進爵爲公增邑爲二千戶以虜勳給兵千
人晏爲人篤於親舊爲世祖所稱至是自謂佐
命惟新言論常非薄世祖故事衆始怪之高宗
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世祖中詔得
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以此愈猜薄
之初即位始安王遥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
有勳且未有罪遥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

爲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
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由是以晏爲事晏輕淺
無防慮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
客語好屏人清閒上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
之意僚人鮮于文粲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
旨告晏有異志世範等又啓上云晏謀因四年
南郊與世祖故舊主帥於道中竊發會虎犯郊
壇帝愈懼未郊一日敕停行元會畢乃召晏於
華林省誅之下詔曰晏閭閻凡伍少無持操階

緣人之班齒官途世祖在藩搜揚擢用棄略疵瑕遂升要重而輕跳險銳在貴彌著猜忌反覆觸情多端故以兩宮所弗容十手所共指既內愧于心外懼憲牘掩迹陳痾多歷年載頻授藩任輒辭請不行事以謙虛情實詭伏隆昌以來運集艱難匡贊之功頗有心力廼進爵冠通侯位登元輔綢繆恩寄朝莫均焉谿壑可盈無厭將及視天畫地遂懷異圖廣求卜相取信巫覡論薦黨附遍滿臺府令大息德元淵藪亡命同惡

相濟劒客成群弟詶凶愚遠相脣齒信驛往來密通要契去歲之初奉朝鮮于文粲備告姦謀朕以信必由中義無與貳推誠委任覬能悛改而長惡易流構扇彌大與北中郎司馬蕭毅臺隊主劉明達等剋期竊發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可爲其主得志之日當守以虛器明達諸辭列炳然具存昔漢后以反脣致討魏臣以蚪鬚爲戮況無君之心既彰陵上之迹斯著此而可容誰寘刑辟並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晏未敢

數日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既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相禁制識者云北勢不復久也晏子德元有意尚至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世祖謂晏曰劉湛江湛並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與弟晉安王友德和俱被誅晏弟詡永明中爲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妓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禁錮後出爲輔國將軍始興內史廣州刺史劉纘爲奴

所殺詡率郡兵討之延興元年授詡持節廣州刺史詡亦篤舊晏誅上又遣南中郎司馬蕭季敞襲詡殺之

蕭諶字彥孚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清員外郎父仙伯桂陽國參軍諶初為州從事晉熙國侍郎左常侍諶於太祖為絕服族子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知京邑消息太祖遣諶就世祖宣傳謀計留為腹心昇明中為世祖中軍刑獄參軍東莞太守以勳勲封安復縣男三百戶建元初

爲武陵王冠軍臨川王前軍參軍除尚書都官
郎建威將軍臨川王鎭西中兵世祖在東宫諶
領宿衛太祖殺張景眞世祖令諶口啓乞景眞
命太祖不恱諶懼而退世祖即位出諶爲大末
令未之縣除步兵校尉領射陽令轉帶南濮陽
太守領御仗主永明二年爲南蘭陵太守建威
將軍如故復除步兵校尉太守如故世祖齋内
兵仗悉付之心膂客事皆使參掌除正員郎轉
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世祖卧疾延昌殿敕

諶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諶領殿內事如舊鬱
林即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得
寐諶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加輔國將軍
丁毋憂敕還復本任守衛尉高宗輔政有所匡
諫帝既在後宮不出唯遣諶及蕭坦之遥進乃
得聞達諶回附高宗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
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
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
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進無計略及廢帝

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為公二千戶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特進爵衡陽郡公食邑三千戶高宗初許事克用諶爲揚州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熟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諶作堰節者諶恃勳重干豫朝政諸有選用輒命議尚書使爲申論上新即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二年六

月上幸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王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閤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甑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祟詔曰蕭諶擢自凡庸識用輕險因藉倖會早預驅馳永明之

季曲頒恩紀欝林昏悖頗立誠効寵靈優渥期遇兼隆內摠戎柄外暢蕃威兄弟榮貴震灼朝野曾不感佩殊荷少荅萬一自以勳高伊霍事均難賞才冠當時恥居物後矯制王權與奪由已空懷疑懼坐構嫌猜覘候宮掖希覬非望蔽上罔下之心誣君不臣之跡固以彰暴民聽喧聒遐邇遂潛散金帛招集不逞交結禁衞互爲脣齒密契戚邸將肆姦逆朕以其任寄既重爵列河山每加彌縫弘以大信庶能懷音翻然悛

改而豺狼其性凶諶滋甚夫無將必戮陽秋明
義況釁積禍盈若斯之大可收付廷尉速正刑
書罪止元惡餘無所問諶好左道吳興沈文猷
相諶云相不減高宗諶喜曰感卿意無爲人言
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彥偉初爲殿中將
軍永明中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
行車前導四平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
乘不得兼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
年自輔國徐州爲持節督司州刺史將軍如故

明帝立封安德侯五百戶進號冠軍建武二年
春虜攻司州誕盡力拒守虜退增封四百戶徵
左衛將軍上欲殺諶以誕在邊鎮拒虜故未及
行虜退六旬諶誅遣黃門郎梁王爲司州別駕
使誅誕束身受戮家口繫尚方諶弟誅與諶同
豫廢立爲寧朔將軍東莞太守轉西中郎司馬
建武初封西昌侯千戶轉太子左率領軍解司
州圍還同伏誅諶伯父仙民官至太中大夫卒
蕭坦之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

欣祖有勳於世祖至武進令坦之與蕭諶同族
初爲殿中將軍累至世祖中軍板刑獄參軍以
宗族見驅使除竟陵王鎭北征北參軍東宮直
閤以勲直爲世祖所知除給事中淮陵令又除
蘭陵令給事中如故尚書起部郎司徒中兵參
軍世祖崩坦之隨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
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
坦之世祖舊人親信不難得入内見皇后於宮
中及出後堂雜戲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值醉

後躶祖坦之輒扶持諫諭見帝不可奉乃改計
附高宗密爲耳目除晉安王征北諮議隆昌元
年追録坦之父勲封臨汝縣男食邑三百戶從
征南諮議高宗謀廢少帝旣與蕭諶及坦之定
謀帝腹心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
處分諶未能發始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
穎基遷都尉諶欲待二蕭至藉其勢力以舉事
高宗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
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衞尉

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諶還遂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即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卿進爵伯增邑為六百戶建武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進爵侯增邑為千五百戶明年虜動假坦之節督徐州征討軍事虜圍鍾離坦之擊破之還加領太子中庶子未拜遷領軍將軍永泰元年為侍中領軍東昏立為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遭母喪起復職加右將軍置府江祏

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謂坦之坦之曰明帝取
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
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持喪還宅宅在東
府城東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
著褌踰牆走從東冶僦渡南渡間道還臺假節
督衆軍討遙光屯湘宮寺事平遷尚書右僕射
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公增邑千戸坦之肥黑
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瘂剛佷専執羣小畏
而憎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

文濟領兵圍坦之宅殺之子貢秘書郎亦伏誅
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
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
坦之告文濟曰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
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原死繫尚方和帝
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江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
德隣司徒右長史祏姑爲景皇后少爲高宗所
親恩如兄弟宋末解褐晉熙國常侍太祖徐州

西曹員外郎高宗冠軍參軍帶濡陽令竟陵王征北參軍尚書水部郎高宗爲吳興以祏爲郡丞加宣威將軍廬陵王中軍功曹記室安陸王左軍諮議領録事帶京兆太守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別駕高宗輔政委以心膂隆昌元年自正員郎補丹陽丞中書郎高宗爲驃騎鎭東府以祏爲諮議參軍領南昌太守與蕭諶對直東府省內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高宗胛上有赤誌常祕不傳祏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

罷任還上祖宗之日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
無泄言洪範曰公曰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隱轉
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諜
竊發祏謀憂虞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入纂
議定加祏寧朔將軍高宗爲宣城王大史密奏
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祏入帝喜以示祏曰
得此復何所望及即位遷守衛尉將軍如故封
安陸縣侯邑千户祏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祿
大夫父德隣以帝舅亦贈光祿大夫建武二年

遷右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祏
以外戚親要勢冠當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第
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意上寢疾
永泰元年轉祏爲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上崩
遺詔轉右僕射祏弟衛尉祀爲侍中敬皇后弟
劉暄爲衛尉東昬即位參掌選事高宗雖顧命
羣公而意寄多在祏兄弟至是更直殿内動止
關諮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
右衛將軍祏兄弟與暄及始安王遥光尚書令

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更日帖敕時呼爲六
貴帝稍欲行意孝嗣不能奪坦之雖時有異同
而祏堅意執制帝深忿之帝失德既彰祏議欲
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
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
索煑肫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煑鵞不煩復此寶
玄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
不同祏議欲立建安王寶夤密謀於遙光遙光
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祏祏弟祀以少主

難保勸祏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巳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祏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於清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祏謀帝處分收祏兄弟祀時直在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靜以鎮之耳俄而召祏入見停中書省初直齋表文曠以王敬則勳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祏祀同日見殺祀字景昌初

爲南郡王國常侍歷高祖驃騎東閤祭酒祕書
丞晉安王鎭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治
下有宣尼廟久廢不脩祀更開掃構立祀弟禧
居喪早卒有子㢸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家
人曰伯旣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後帝於後堂
騎馬致適顧謂左右曰江祏若在我當復能騎
此不暄字士穆出身南陽國常侍遥光起事以
討暄爲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千
戶其年又見殺和帝中興元年贈祏衛將軍暄

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祀散

騎常侍太常卿

史臣曰士死知己蓋有生所共情雖愚智之品

有二而逢迎之運唯一夫懷可知之才受知人

之眄無慙外物此固天理其猶藏在中心銜恩

念報況乎義早蕃僚道同遇合踰越勝已顧邁

先流棄子如遺曾微舊德使狗之喻人致前譏

慙包豕心我無其事嗚呼隆機所以賦豪士也

贊曰王蕭提契世祖基之樂羊食子里克無辭

江劉后戚明嗣是維廢興異論終用乖疑

列傳第二十三　　南齊書四十二

[illegible]

[illegible]

列傳第二十四　南齊書四十二

臣蕭　子顯　撰



江斆字叔文濟陽考城人也祖湛宋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父恁著作郎爲太祖所殺斆母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

此小兒方當爲名器少有美譽桂陽王休範臨
州辟迎主簿不就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
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丹陽丞時袁粲爲尹
見斆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晏賞留連
日夜遷安成王撫軍記室祕書丞中書郎斆庶
祖母王氏老疾斆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
及累居内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尋
轉安成王驃騎從事中郎初湛娶褚秀之女被
遣褚淵爲衛軍重斆爲人先通音意引爲長史

加寧朔將軍從帝立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
太守將軍如故轉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爲吏
部郎太祖即位數以祖母久疾連年臺閣之職
永廢溫清啓乞自解初宋明帝勑數出繼從叔
遂爲從祖渟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從小宗
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
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
簡胤嗣所寄唯斅一人傍無眷屬斅宜還本若
不欲江遂絕後可以斅小兒繼遂爲孫尚書參

議謂閭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墜禮
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斆還本家
詔使自量立後者出爲寧朔將軍豫章內史還
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通贓利
世祖遣信檢覈斆欲焉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
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斆若能治郡此便是
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初仍爲豫章王太尉諮
議領錄事遷南郡王友竟陵王司徒司馬斆好
文辭圍棊第五品爲朝貴中最遷侍中領本州

中正司徒左長史中正如故五年遷五兵尚書
明年出爲輔國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
行南徐州事七年徙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轉
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世祖曰江斆今
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寔有優忝但語
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既欲外其名位愚謂以
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斆常啓
吾爲其鼻中惡今既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
此回換吳鬱林即位遷掌吏部隆昌元年爲侍

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斅至雲龍門託藥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即位改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建武二年卒年四十四遺令儉約葬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蒨啓遵斅令讓不受詔曰斅貽厥之訓送終以儉立言歸善益有嘉傷可從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謚曰敬子

何昌㝢字儼望廬江灊人也祖叔度吳郡太守父佟之太常昌㝢少而淹厚爲伯父司空尚之

所遇宋建安王休仁爲揚州辟昌寓州主簿遷司徒行參軍太傅五官司徒東閤祭酒尚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爲征北南徐州昌寓又爲府主簿以夙素見重毋老求禄出爲湘東太守加秩千石爲太祖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啓太祖曰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基性徽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情夙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徽之間政

闒羣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懇懃之非古人所
悼況蒼梧將季能無銜慼一年之中藉者再三
有必巔之危無豎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跼蹐
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
閨無執戟之衞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
見不假闊曲言也一論疑似身名頓滅寃結淵
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惠亟
中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溫光獨酸霜露明公鋪
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渥若

今日不蒙照滌則爲萬代寃魂昌寓非敢慕慷
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腸
紓憤仰希神照辯明枉直虎王素行使還名帝
籍歸靈舊塋死而不泯豈忘德於黃壚分軀碎
首不足上謝又與司空褚淵書曰天下之可哀
者有數而埋寃於黃泉者爲甚焉何者百年之
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闔棺之
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鐘石紀清英是以昔
賢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冥

之下時主未之矜卿相不為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惟沖睿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志言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楊連黨搆此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羣醜覘察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句少一清識欽湪王府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既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備衛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

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若乞會稽負處東甌閑務
此並彰於事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
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昏
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
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卑
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栢無行事傷行路痛
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
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邪
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疊禍尚

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令疑以未
辨爲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內理究
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
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戾太子
之寃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
明顧碎首抽脅自謂不殞淵答曰追風古人良
以嘉歎但事既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阻元徽
未恃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參
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太祖嘉其義轉爲

記室遷司徒左西太尉尸曹屬中書郎王儉衛
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永
明元年竟陵王子良表置友學官以昌寓爲竟
陵王文學以清信相得意好甚厚轉楊州別駕
豫章王又善之遷太子中庶子出爲臨川内史
除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復爲太子中庶子領
屯騎校尉遷吏部郎轉侍中臨海王昭秀爲荆
州以昌寓爲西中郎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
行荆州事明帝遣徐玄慶西上害蕃鎮諸王玄

慶至荆州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蕃何容以殿下付君一介之使若朝廷必須殿下還當更聽後旨昭秀以此得還京師建武二年爲侍中領長水校尉轉吏部尚書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四年卒年五十一贈太常謚簡子昌寓不雜交遊通和汎愛歷郡皆清白士君子多稱之

謝瀹字義潔陳郡陽夏人也祖引微宋太常父莊金紫光禄大夫瀹四兄颺朏顥從世謂謝莊

名兒爲風月景山水顥字仁悠少簡靜解褐祕
書郎累至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建元初爲吏部
郎至太尉從事中郎永明初高選友學以顥爲
竟陵王友至北中郎長史卒瀹年七歲王彧見
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召見於稠人廣衆之
中瀹舉動閑詳應對合旨帝甚悅詔尚公主值
景和敗事寢僕射褚淵聞瀹年少清正不惡以
女結婚厚爲資送解褐車騎行參軍遷祕書郎
司徒祭酒丹陽丞撫軍功曹世祖爲中軍引爲

記室齊臺建遷太子中舍人建元初轉桂陽王友以母老須養出爲安成内史還爲中書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除黃門郎兼掌吏部尋轉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轉長史兼侍中瀚以晨昏有廢固辭不受世祖勑令速拜別停朝直還司徒左長史出爲吳興太守長城縣民盧道優家遭劫誣同縣殷孝悌等西人爲劫瀚收付縣獄考正孝悌母駱詣登聞訴稱孝悌爲道優所誹謗横劾爲劫一百七十三人連名保

徵在所不為申理瀹聞孝悌毋訴乃啓建康獄覆道優理窮款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瀹官瀹又使典藥吏煮湯失火燒郡外齋南廂屋五間又輒鞭除身為有司所奏詔並贖論在郡稱為美績每喪去官服闋為吏部尚書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棊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卧竟不問外事也明帝即位瀹又屬疾不視事後上讌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

應天從民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已力上大笑解
之座罷晏呼瀟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悅瀟又正
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劒瀟謂之曰身
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晏甚憚
之加領右軍將軍兄朏在吴興論啓公齊稽晚
瀟輒代爲啓上見非其手迹被問見原轉侍中
領太子中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轉散騎常
侍太子詹事其年卒年四十五贈金紫光禄大
夫謚簡子初兄朏爲吴興瀟於征虜渚送别朏

指瀟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瀟建武之初專以長酣為事與劉瑱沈昭略以觴酌交飲各至數斗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為五言詩儉對曰謝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勑瀟撰碑文

王思遠琅邪臨沂人尚書令晏從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引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竝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為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

江何昌寓沛郡劉璡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
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
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除晉熙王撫軍行參
軍安成王車騎參軍建元初爲長沙王後軍主
簿尚書殿中郎出補竟陵王征北記室參軍府
遷司徒仍爲錄事參軍遷太子中舍人文惠太
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立蒙賞接思遠求出
爲遠郡除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
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世祖乃許之

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世祖詔舉士竟陵王子
良薦思遠及吳郡顧暠之陳郡殷叡邵陵王子
貞爲吳郡世祖除思遠爲吳郡丞以本官行郡
事論者以爲得人以疾解職還爲司徒諮議參
軍領録事轉黃門郎出爲使持節都督廣交越
三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高宗輔政不之任仍遷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
昭略贓私思遠依事劾奏高宗及思遠從兄晏
昭略叔父文季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

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從兄晏爲尚書令不欲
竝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曰近頻煩歸啓
實有微槩陛下矜遇之厚古今罕儔臣若孤恩
誰當勠力旣自誓輕命不復以塵黷爲疑正以
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居顯要慺慺丹赤
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足獎進陛下甄拔之旨
要是許其一節臣果不能以理自固有乖則哲
之明犯冒之尤誅責在己謬賞之私惟塵聖鑒
權其輕重寧守福心且亦緣陛下以德御下故

臣可得以禮進退伏願思垂拯宥不使零墜今若秪膺所忝三公不足爲泰犯忤之後九泉未足爲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榮愚夫不爲臣亦庶免此心此志可怜可矜如其上命必行請罪非理聖恩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擯壓自愍自悼不覺涕流謹冒鈇鉞悉心以請窮則呼天御斯一照上知其意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高宗廢立之際思遠與晏閑言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

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决猶可不失
後名晏不納及拜驃騎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
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
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及晏
敗故得無他思遠清脩立身簡潔衣服牀筵窮
治素淨賓客來通輒使人先密覘視衣服垢穢
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既去之後
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上從祖弟季敞性甚
豪縱上心非之謂季敞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上

旣誅晏遷爲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永元二年
遷度支尚書未拜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貞子
思遠與顧暠之友善暠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
兒子經卹甚至暠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行
初舉秀才歷官府閤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兼
尚書左丞隆昌初爲安西諮議兼著作與思遠
並屬文章建武初以疾歸家高宗手詔與思遠
曰此人殊可惜就拜中散大夫卒年四十九思
微永元中爲江州長史爲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德成爲上藝成爲下觀夫二三子之治
身豈直淸體雅業取隆基構行禮蹈義可以勉
物風規云君子之居世所謂美矣
贊曰江㬥世業有聞時陂何申舊主辭出乎義
謝獻壽觴載色載剌思遠退食冲心篤寄

列傳第二十四　　南齊書四十三

列傳第二十五　　南齊書四十四

臣蕭　子顯　撰

徐孝嗣

沈文季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郯人也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並爲太祖所殺孝嗣在孕得免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泰始二年西討解嚴車駕還宫孝嗣登殿

不著韎爲治書御史蔡准所奏罰金二兩拜駙
馬都尉除箸作郎毋喪去官爲司空太尉二府
參軍安武王文學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
爲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語舍曰徐郎是
令僕人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昇明中遷太
祖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隨府轉爲太
尉諮議參軍太守如故齊臺建爲世子庶子建
元初國除出爲晉陵太守還爲太子中庶子領
長水校尉未拜爲寧朔將軍聞喜公子良征虜

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轉長史善趨
步閑容止與太宰褚淵相埒世祖深加待遇尚
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轉充
御史中丞世祖問儉曰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
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爲吳興太守儉贈孝
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吐剛
亦不茹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
會王儉亡上徵孝嗣爲五兵尚書其年上敕儀
曹令史陳淑王景之朱玄真陳義民撰江左以

來儀典令諸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世祖
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爲離宫之所
故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
繞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曠民亦
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上竟無所脩立竟陵王
子良甚善之子良好佛法使孝嗣及廬江何胤
掌知齊講及衆僧轉吏部尚書尋加右軍將軍
轉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委之世祖崩遺
詔轉右僕射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前將軍丹

陽尹高宗謀廢鬱林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
變贊高宗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高宗須
太后令孝嗣於袖中出而奏之高宗大悅以廢立
功封枝江縣矦食邑千戶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
人入殿轉左僕射常侍如故明帝即位加侍中中
軍大將軍定策勳進爵爲公增封二千戶給
班劒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
特詔與陳顯達王晏竝臨軒拜授北虜動詔
孝嗣假節頓新亭時王晏爲令民情物望

不及孝嗣也晏誅轉尚書令領本州中正餘悉
如故孝嗣愛好文學賞託清勝器量弘雅
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建武之世恭巳自保朝
野以此稱之初孝嗣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
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
而壁崩壓床建武四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孝
嗣聞有詔斂容謂左右曰吾德慙古人位登衮職
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若不
獲命正當角巾丘園侍罪家巷耳固讓不受

是時連年虜動軍國虛乏考嗣表立屯田曰

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事彌切故井

陌壃里長轂盛於周朝屯田廣置勝戈富於漢

室降此以還詳略可見但求之自古為論則賒

即以當今宜有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

師費引既殷漕運艱澀聚粮待敵每若不周利

害之基莫此為急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

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遏不脩咸成茂草平原

陸地彌望尤多今邊備既嚴戍卒增衆遠資

餽運近廢良疇士多飢色可爲嗟歎愚欲使刺
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漑之源
善商肥确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
農今水田雖晚方事菽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
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
所啓允合請即使至徐兗司豫爰及荊雍各當
境規度勿有所遺别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
牛臺詳所給歲終言殿最明其刑賞此功克舉
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

略不可計事御見納時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帝疾甚孝嗣入居禁中臨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稍彰孝嗣不敢諫諍及江祏見誅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遥光反衆情遑惑見孝嗣入宮內乃安羣小用事亦不能制也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陽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准有膽力領軍隷孝嗣陳

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干
戈理須少主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
有此懷終不能決群小亦稍憎孝嗣勸帝召百僚
集議因誅之冬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
藥孝嗣容色不異少能飲酒藥至斗餘方卒乃
下詔曰周德方熙三監迷叛漢歷載昌宰臣構
戾皆身膏斧鉞族同煙燼殷鑒上代垂戒後昆
徐孝嗣憑藉世資早蒙殊遇階緣際會遂登台
鉉匡翼之誠無聞謟黷之迹屢著沈文季門世

祕書郎以慶之勳重大明五年封文季爲山陽縣五等伯轉太子舍人新安王北中郎主簿西陽王撫軍功曹江夏王太祖東曹掾遷中書郎慶之爲景和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季長兄文叔謂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縊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明帝立起文季爲寧朔將軍遷太子右衞率建安王司徒司馬褚圻平爲宣威將軍廬江王太尉長史出爲寧朔將軍征北司馬廣陵太守轉黃門郎領

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臧爲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酒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問褚淵須幹事人爲上佐淵舉文季轉寧朔將軍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甍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省墓展哀出爲臨海太守元徽初遷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轉祕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

太祖加文季爲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塘軍事攸
之先爲景和衛使殺慶之至是文季收殺攸之
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加持節進號征虜
將軍改封略陽縣侯邑千戸明年遷丹陽尹將
軍如故齊國初建爲侍中領祕書監建元元年
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食邑
千二百戸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
當世貴望頗以門戸裁之文季不爲之屈世祖
在東宮於玄圃宴會朝臣文季數舉酒勸淵淵

甚不平啓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爲其郡數加淵酒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枌榆遂言及虜動淵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啓世祖曰褚淵自謂是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並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

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異曲終而止文字尋除征虜將軍侍中如故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征虜如故世祖即位轉太子詹事常侍如故永明元年出爲左將軍吳郡太守三年進號平東將軍四年遷會稽太守將軍如故是時連年檢籍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三年冬寓之聚黨四百人於新城水斷商旅黨與分

布近縣新城令陸赤奮桐廬令王天愍棄縣走
寓之向富陽抄略人民縣令何洵告魚浦子邏
主從係公發魚浦村男丁防縣永興遣西陵戍
主夏侯曇羨率將吏及戍左右埭界人起兵
赴救寓之遂陷富陽會稽郡丞張思祖遣臺使
孔矜王萬歲張繇等配以器仗將吏白丁防衛
永興等十屬文季亦遣器仗將吏救援錢塘寓
之至錢塘錢塘令劉彪戍主聶僧貴遣隊主張
玗於小山拒之力不敵戰敗寓之進抑浦登岸

焚郭邑彪棄縣走文季又發吴嘉興海鹽鹽
官民丁救之賊分兵出諸縣鹽官令蕭元蔚諸
暨令陵琚之並逃走餘杭令樂琰戰敗乃奔是
春寓之於錢塘僭號置太子以新城戍爲天子
宫縣解爲太子宫弟紹之爲揚州刺史錢塘富
人柯隆爲尚書僕射中書舍人領太官令獻鋌
數千口爲寓之作仗加領尚方令分遣其黨高
道度徐寇東陽東陽太守蕭崇之長山令劉國
重拒戰見害崇之字茂敬太祖族弟至是臨難

貞正果烈追贈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賊遂據郡
又遣僞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
敬則朝正故寓之謂乘虛可襲泓至浦陽江郡
丞張思祖遣浹口戍主湯休武拒戰大破之上
在樂遊苑聞寓之賊謂豫章王嶷曰宋明初九
州同反鼠輩但作看蕭公雷汝頭遣禁兵數千
人馬數百匹東討賊衆烏合畏馬官軍至錢塘
一戰便散禽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乘勝
百姓頗被抄奪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

陳天福棄市左軍將軍中宿縣子劉明徹免官削爵付東治天福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天福善馬矟至今諸將法之御史中丞徐孝嗣奏曰風聞山東群盜剽掠列城雖匪日而殄要蹔于王略郡縣闕攻守之宜倉府多侵耗之弊舉善懲惡應有攸歸吳郡所領鹽官令蕭元蔚桐廬令王天愍新城令陸赤奮等縣為百劫破掠並不經格戰委職故是元蔚天愍還臺赤奮不知所在又錢塘令劉彪富陽令何洵乃

率領吏民相戰不敵未委歸臺餘建德壽昌在劫斷上流不知被劫掠不吳興所領餘杭縣被劫破令樂琰乃率吏民徑戰不敵委走出都會稽所領諸暨縣為劫所破令陵琚之不經格戰委城奔走不知所在案元蔚等妄藉天私作司近服昧斯隱慝職啓虔劉會稽郡丞張思祖謬因承之摠任是尸涓誠芻効終焉無紀平東將軍吳郡太守文季征虜將軍吳興太守西昌矦諱任屬關河威懷是寄輒下禁止彪琰洎思祖

文季視事如故諱等結贖論詔元蔚等免思祖
諱文季原文季固讓會稽之授轉都官尚書加
散騎常侍出爲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
事左將軍郢州刺史還爲散騎常侍領軍將軍
世祖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
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
辭采當世稱其應對尤善篹及彈棊篹用五子
以疾遷金紫光禄大夫加親信二十人常侍如故
轉侍中領太子詹事遷中護軍侍中如故以家

爲府隆昌元年復爲領軍將軍侍中如故豫廢
鬱林高宗欲以文季爲江州遣左右單景儁宣
旨文季口自陳讓稱年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
法有人未景儁還具言之延興元年遷尚書右
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事增邑五百戶尚
書令王晏嘗戲文季爲吳興僕射文季荅曰琅
邪執法似不出卿門尋加散騎常侍僕射如故
建武二年虜寇壽春豫州刺史豐城公遥昌嬰
城固守數遣經兵相抄擊明帝以爲憂詔文季

領兵鎮壽春文季入城止游兵一聽出洞開城
門嚴加備守虜軍尋退百姓無所傷損增封
爲千九百戶尋加護軍將軍僕射常侍如故王
敬則反詔文季領兵屯湖頭備京路永元元年
轉侍中左僕射將軍如故始安王遥光反其夜
遣三百人於宅掩取文季欲以爲都督而文季
巳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守衛宮城戎服
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巳行殺戮孝嗣深懷憂
慮欲與文季給世事文季輒引以他辭終不得

及事寧加鎭軍將軍置府侍中僕射如故文季見世方昏亂託以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荅見孝嗣被害其日先被召見文季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也於華林省死時年五十八朝野冤之中興元年贈侍中司空謚忠憲兄子昭略有剛氣昇明末爲相國西曹太祖賞之及即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曰臣已

有擬奏轉前軍將軍上不欲違可其奏尋遷
爲中書郎永明初歷太尉大司馬從事中郎驃
騎司馬黃門郎南郡王友學華選以昭略爲友
尋兼左丞元年出爲臨海太守御史中丞昭略
建武世嘗酒酣與謝瀹善　累遷侍中冠軍將
軍撫軍長史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起兵東府
執昭略於城內昭略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
法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
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面破曰

作破面鬼死時年四十餘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遂見獲殺之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史臣曰爲邦之訓食惟民天足食足兵民之信矣屯田之略實重戰守若夫充國耕殖用殄羌戎韓浩棗祗亦建華夏置典農之官興大佃之議金城布險峻壘綿壃飛芻輓粒事難支繼一夫不耕或鍾飢饉緣邊戍卒坐甲千羣故宜盡收地利因兵務食緩則躬耕急則從戰歲

有餘糧則紅食可待前世達治言之已詳江左以來不暇遠策王旅外出未嘗宿飽四郊嬰守懼等松芻縣兵所救經歲引日淩風泙水轉漕艱長傾窖底之儲盡倉敖之粟流馬木牛尚深前弊田積之要唯在江淮郡國同興遠不周急故吳氏列戍南濱屯農水右魏世淮北大佃而石橫開漕皆輔車相資易以待商孝嗣當蹙境之晨薦希行之計王無外略民困首領觀機而動斯議殆為空陳惜矣

贊曰文忠作相器範先標有容有業可以立朝
豐城歷仕音儀孔昭爲舟等濟邑號寧消

列傳第二十五　　南齊書四十四